



活字文化
WUJIAO & CO.

飘风丛书

欧阳江河

凤凰

注释版

人类并非鸟类，但怎能制止
高高飞起的激动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欧阳江河

凤凰

注释版



李陀 序

吴晓东 注释 评卷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 / 欧阳江河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86-4665-7

I. ①凤… II. ①欧… III. ①史诗—中国—当代 IV. 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31655 号

凤凰

著 者 : 欧阳江河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4 字 数 : 7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86-4665-7/I · 535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定 价 : 2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注释版序 李陀	7
序言 李陀	11
凤凰 欧阳江河 作 吴晓东 注释	15
“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 ——评欧阳江河的《凤凰》 吴晓东	71



汉字文化

www.ertongbook.com

颯风丛书

欧阳江河

凤凰

注释版

人类并非鸟类，但怎能制止
高高飞起的激动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飘风丛书



上架建议 ○ 文学

ISBN 978-7-5086-4665-7



9 787508 646657 >

定价：26.00元

欧阳江河

凤凰

注释版

飘风丛书

李陀 序

吴晓东 注释 评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 / 欧阳江河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86-4665-7

I. ①凤… II. ①欧… III. ①史诗—中国—当代 IV. 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1655号

凤凰

著 者 : 欧阳江河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 2014年7月第1版

书 号 : ISBN 978-7-5086-4665-7/I · 535

定 价 : 26.00元

印 张 : 4 字 数 : 70千字

印 次 :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注释版序 李陀	7
序言 李陀	11
凤凰 欧阳江河 作 吴晓东 注释	15
“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 ——评欧阳江河的《凤凰》 吴晓东	71

注释版序

李陀

一年过后，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简体字版终于出版了。

这个简体字版《凤凰》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繁体字版不同，是个注释本，注释是由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做的。无论是长诗《凤凰》，还是为这首长诗所做的详尽的注释，都是一种实验，并且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实验。至于实验的结果如何，是否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否为诗歌写作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作风，那只能交给读者和批评家去批评和鉴定了。

不过，看到这个注释本之后，想再说一点感想。

还是从我在徐冰的《凤凰》发布会说过的一个话题说起。

我们已经生活在 21 世纪，这个新世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一个不但和 20 世纪全然不同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未来也十分不确定的时代，它让人忐忑不安。这样的时代过去有过，可是，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令人头晕目眩如飞快旋转的万花筒一般的变化速度，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过；因此，今天我们感受到的“世事难料”的

忐忑，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这也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新时代。

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学写作和艺术创作是不是还能像过去那样写作和创作？20世纪为诗人、作家、艺术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这笔遗产犹如施足了化肥的一片黑土，今天还有无数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并且收获，但是，我总觉得从那里生出来的，还是20世纪的旧花草、旧风景。

诗人、作家、艺术家如何在21世纪写作和创作？

诗人、作家、艺术家如何为21世纪写作和创作？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

回答或者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须要想很多事，做很多事。我觉得其中之一，就是认真清理20世纪为文学艺术留下的遗产，看其中哪些还是肥料，哪些不过是垃圾。比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古典时代的写作破裂了，从福楼拜到我们的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罗兰·巴特这句话以及背后的整套符号学和语言学思想，曾经对文学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写作天空上的一片巨大的阴影。我自己在80年代就很迷信过这类说法，以为语言秩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带动生活秩序的改变，甚至可以从思想精神层面出发，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等等。出于这样的迷信，我在当年的一些评论中提出“语言的反叛”、

“阅读的颠覆”的说法，使劲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是 21 世纪教育了我，实实在在看到了所谓“语言的反叛”在历史发展中的局限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类“反叛”，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不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抗，反而在一定意义上辅佐或者帮助了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建立。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近些年很多公司和商业机构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庇护下，通过无数诗会、评奖的举办，正在或者已经精心地把诗歌变作一个赏心悦目的橱窗。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不能不重新思考罗兰·巴特，重新思考语言在文学写作中的位置和意义。当然，要重新审视和批评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纯文学”这一面灰色的旗帜，竟然在今天这样一个谁也“纯”不起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里，仍然被很多诗人、作家和批评家高高擎起，在他们头上缓缓飘扬。再如，诗歌只能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只能表达诗人内心最隐秘微妙的感情活动，这一类写作观念，今天不仅仍然是无数爱好诗歌的文学青年的信仰，而且也是很多诗人得以安心写作的精神之家。但是，我以为这一切是可以质疑的，需要开展讨论来重新给予检讨和审视。至少可以问一问，诗歌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屈原、杜甫、歌德、普希金、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庞德（Ezra Pound）——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难道他们的诗歌能用个人化写作来解释和定位？为什么今天我们诗歌的格局变得这么小？

总之，21 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了，一个崭新的大舞台出

现了，诗人、作家、艺术家将会在这舞台上做什么样的演出？

会有新的文学思想和艺术观念出现吗？

会像以往的几个世纪那样，出现本世纪的伟大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吗？

我们等着看。

序 言

李陀

长诗《凤凰》的问世对当代的诗歌写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只限于诗歌，还应该放在当代文化环境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去评价和理解。

诗歌写作今天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

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观察和描述，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当代文化中愈演愈烈的文化大分裂。

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文化中存在一定分裂或分层是经常的，因为文化从来就不是同质的，其中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典雅和通俗，国家和民间，文人和百姓，严肃和流行，大众和小众；一般来说，有高和低两种文化的对立，是文化的不同质性的一种最普遍的表达，是必然的。不过，这样的对立今天正在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化大分裂。

以往的文化分层和对立虽然相互排斥和冲突，但同时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文化的异质性由此得到协调，也由此获得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是历史上诗歌和文学发

生、发育和发展的一般环境，也是必需条件。这应该早已经是常识。然而，今天文化中正在出现的分裂，不是两种文化对立意义上的分裂，而是互不相容的绝对分裂。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突然发生的，也许这样的分裂早就在悄悄进行，也许大地的深处早就生出裂缝，挑战的旗帜早就在地平线上晃动。但无论如何，当 21 世纪的大门徐徐打开的时候，诗人和作家们不能不目瞪口呆，原来被他们轻视甚至嘲笑过的大众文化，今天已经在“全球化”的养育之下获得了如此非凡的自信和权势，以至它们霸道地要占领和统治所有文化领域。一切非大众的、非娱乐的和非消费的文化，都成为不能容许的异质，都在高效率的挤兑、排挤和蚕食的过程中被一步步清除。当然，也许这种占领还没有完成，全面的统治也还在建立之中，但是目标和趋势非常清楚：传统的两种文化的对立是多余的，由两种文化的对立所构成的异质文化之间的可能的缓冲、协调，以及由此生成的相互依存和补充，也都是多余的。

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那就是已有的文化对立一下子演化为分裂，并且这个分裂具有一种绝对的性质，因为其内在动力，是清除异质文化从而根本上取消和消灭分裂。这样，如同人类的生存环境今天正在“生存”的名义下被无情地破坏一样，今天的文化环境正在“文化”的名义下被无情地破坏——所有的文化必须成为“产品”，能买能卖，能娱乐，能消费；文化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文化。

今天的诗歌和文学写作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环境。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诗歌和文学——特别是诗歌，很难在这文化大分裂之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很难不变成某种异质成分，被白眼，被歧视，面临早晚被清除的命运。除非诗歌也乐于完全成为文化工业的一项“产品”，乐于在能买能卖的过程里获得新的身份，乐于在被消费、被娱乐的醉生梦死中寻找归宿。

诗歌当然不会甘心就范，文化大分裂或许正是今天诗歌在 21 世纪寻找新的方向、创造新的诗歌时代的大好机会，长诗《凤凰》就是证明。

通过《凤凰》的写作，诗人欧阳江河表明，今天诗歌不应该试图和当代的文化大分裂做任何妥协，不应该尝试在这样的环境里委曲求全，不应该由于得到某种喘息的机会或是能够钻进一个安静的象牙塔里而一边庆幸，一边苟活。相反，诗歌要有一种气吞万里的气势，直接地向文化大分裂宣战——诗的锋芒不是指向大分裂本身，而是形成这个大分裂背后的更深层的动力和逻辑。这样的写作，无论是其态度和策略，还是这个写作的具体成果，都让我们想起 20 世纪初那些诗歌的作风，想起以波德莱尔、艾略特和庞德的名字做标志的伟大诗歌时代。

据我所知，有勇气发起这样攻击的诗人，不是欧阳江河一个人，还有北岛、翟永明、西川等一个诗人群体。

让我们期待他们的新诗作。

2012 年 9 月